

太阳和祖国

■胡世宗

东极哨所,经年累月,每天在升国旗的时候,都唱这首歌。

数十年来,我曾9次到访“东方第一哨”,与这里的官兵有着天然的血缘之亲。我亲身感受到这里不断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边防军人对祖国永远不变的赤诚肝胆!

走过一人高的“乌苏镇”碑石,迎面是一扇铜质浮雕墙,浮雕上两个战士警惕地坚守哨位,上有祥云、鸽子、朝日,下有丛林、碧水、炮艇,左上方一行大字是“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进了哨所的院门,最显眼的既像燃烧的火炬,又像飘扬的旗帜,更像挺进的船帆的红色雕塑,上面有胡耀邦同志题写的金色大字“英雄的东方第一哨”。就在这雕塑后的护坡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8个红色大字被圆形的白底衬托得格外醒目,近前细看才发现是水泥浇制的。战士们高兴地告诉我,新建的哨所用了太阳能,有了许多高科技设备。上级领导和地方各界对他们无比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执勤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

1996年3月,我在这里与曾任哨长的连队副指导员孙远征相识,他来信说希望在他的婚礼上用《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首歌作婚礼进行曲。接到来信后,我立即到辽宁电视台复制了一盘录像带寄给他。参加过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哨长刘洪告诉我,曾在“东方第一哨”任哨长的李军2000年7月在哨所举办了意义非凡的婚礼。战士们列队把新娘子顾立伟迎进哨所,在太阳升起时刻,新郎新娘与哨兵们一起举行升国旗仪式。一对新人,军装与红裙相映,向国旗敬礼,向太阳鞠躬,共唱《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表达了情系边关、忠于祖国的崇高情怀。

“东方第一哨”和东极哨所两处边防要地,现在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公众开放。每年都有众多宾客前来参观访问,有坐长途车来的,有自驾车来的,有骑自行车来的,有打的来的,也有结伴远途跋涉而来。

2016年5月24日,对于边防官兵来说是一个亲切的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习近平主席看望和慰问了守卫在黑瞎子岛上的边防官兵。战友们在第一时间把这喜讯告诉了我,让我和他们一样,沉浸在长久和巨大的喜悦、兴奋之中。习主席登上东极哨所哨楼,是一个长年昼夜观察哨,2011年建成时就备有30米升降电梯,战士们上下哨楼更为轻盈、便捷。

“戍东极代表祖国迎太阳”“铸军魂忠诚于党守国门”,营区大门上醒目的对联,催人奋进,给人力量。当时全程陪同

习主席视察的连长赵加龙,记住了领袖的嘱托: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他清楚地记得习主席问战士们睡觉冷不冷、能不能洗上热水澡、连队伙食怎么样。官兵们感受到无比温暖和巨大鼓舞。

在这个连队,担任升旗任务的擎旗手和领誓的官兵,必须是连队评选出的“迎接朝阳好党员”和“东极之星”。这两个称谓,在连队有着崇高的声望和影响,也是大家奋力争取得到的荣誉。刚到连队的列兵路肖梦想当旗手,可是他苦苦奋斗了3个月,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一个冬日,他和一名战友驾驶摩托雪橇巡逻在界江上,途经一段渔民凿冰下网的冰面时,不慎连人带橇陷入冰窟,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危急关头,路肖沉着冷静,用力将雪橇拽出冰窟。但由于冰面较薄,雪橇刚一启动又掉入水中。路肖没有放弃,爬上冰面后一点一点地把雪橇往外拽。坚持了许久,硬是将雪橇拉了上来。当救援人员赶到时,他的下半身已成厚冰,失去知觉。就在那一周,他被评上“东极之星”,当上旗手。

2017年4月,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组建。旅政委曲道成告诉我,《我把太阳迎进祖国》成为向全旅官兵推广必唱的第一首歌。从旅首长到每一名干部战士,手机彩铃就是这首歌的旋律。这个边防部队的“东极之光”业余电声小乐队把这首歌做了钢琴版、吉他版等不同版本的音乐,为离队官兵制作纪念光盘,这首歌作为主题曲和背景音乐从头到尾贯穿他们在边防生活难忘的影像之中。《我把太阳迎进祖国》每天都传唱在千里边防线上……

我不时听到关于这首歌的信息,从甘肃军马场的青年职工,到博鳌过候鸟生活的白发大姐;从西安兴安公园里的民间乐队,到央视“星光大道”的藏族老兵……这首歌被无数陌生的朋友不断演唱着。对此,我当然颇感欣慰,可我最感自豪的,仍是那些穿着军装守卫祖国的战士们由衷地喜爱它,不断地高声演唱它。我在几十年前倾心倾力也是情不自禁写下的“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诗句,后来插上音乐的翅膀,成为战士们发自内心的感慨和经久不息的对祖国的宣誓。我荣幸地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这说明我作为一名军旅诗人,和我的战士们是心心相通的,我没有辱没“战士诗人”的称号!他们的认可和称赞,对于我,是高于一切的无与伦比的奖赏!

我在一首诗词中,同时讴歌了太阳和祖国,而太阳和祖国,是需要我终生仰望和赞美的伟大事物啊!

三沙

■赵琼

三沙的三,是三条回家的路
沙子,是少了一些却贮满了母亲的温度

三沙的三,是两道无礁的归途
沙子,是细了一些却铺向通往内陆的码头

三沙的三,是老屋屋前那一畦不歇的田畴
沙子,是敬了一些

却供养着一幅磐石一样的版图

三沙啊,在我的心里你就是一丛叫作华夏的树扎的是炎黄的根本结的是中华的花四季常青山河永固……

短笛新韵

静(油画)

陈道云作



国防纪事

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在芸芸众生中,不显山不露水。但是走近他和他创办的军事训练营,他的与众不同倏然突显——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幢写字楼里,43岁的江波给笔者讲述的创业故事,传奇又精彩。

实际上,那是江波抹不去的军旅情怀,在另一个战场的传承和寄托。

—

1995年入伍的江波,8年军旅生涯写满辉煌和荣耀。武警部队在北京成立雪豹突击队时,整个总队海选。千里挑一,他成为第一批队员,任一班班长。

那年,5名荷枪实弹的贩毒分子潜入北京。北京市公安局紧急求援,雪豹突击队派江波和他的战友执行任务。在朝阳区一幢居民楼里,江波第一个冲上去,一脚踹开房门,扭头躲过子弹。在毒贩第二次射击前,江波已经手起枪响弹飞。

最牛的还是这些。全国武警系统大比武,400米障碍第二名;6个新兵分到一班,4个当年就当上了班长;军营8年,立了4个三等功;残酷的魔鬼训练营,第一个通过考核……

服役期满,士官江波不舍地选择退伍。

连队为江波买好了前往湖南郴州老家的火车票。2003年11月26日,北京西站,江波登上火车,分别的手摆过,送行的领导转身,列车开离站台。他猛然抬起玻璃窗,飞身跳下火车。

江波没有找到正经活。特种兵出身的他走出军营,类似飞针穿玻璃,单手劈开5块砖这样的绝技几乎无用武之地。他只好跑到木樨园一家橡皮鞋店,开始当学徒工。

二

半年后,江波突然接到老部队领导的电话,说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潘总找他。潘总和他的员工曾经在雪豹突击队参加过军训,对江波负责组织实施的军训活动特别满意,对其能力也很认可。知道他退伍了,潘总到处打电话找他,想让他跟自己干。江波选择了技术含量高的电工班长。公司复一日。

一次大厦失火,喷淋下来了,仍然于事无补。报警设备不健全,全公司都处于慌乱中。江波平时就认真,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看了现场火势,立即跑到播音室:“消防演习,请大家配合,马上离开!”人是疏散了,火势却越烧越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潘总说:“江波,还能行吗?”江波坚定地回复:“没问题,我有把握!”江波放下消防分区门,带领安防人员在事故区域进行紧急处理。他伸手按开消防柜,抽出水带水枪,跑向失火点,打开消防栓,抱着水枪狂喷。大火在江波手下偃旗息鼓。半天后,大厦照常营业。

江波当了项目经理,年薪30万。可是在半年后的公司转型中,与江波一起入职的20多位退役军人全部失业,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那晚,江波为他们送行,借着酒劲,感情一下子变得浓烈。大家劝江波:“要不你也辞职,我们自己创业。”他是性情中人,就这样答应了战友们的请求。

潘总努力挽留,要给江波再次加薪,但江波决定信守诺言。

三

再后来,20多个老兵只有3人留下来。他们租下一间房子,设了4个工位,再加一部电话和一张高低铺,开始创业。从战场到商场,这条路漫长而坎坷。整整4年,他们都在艰难地维持。

有心人,事必成。2009年底,他们开办的训练营盈利30万元。就在大家欢呼雀跃的时候,江波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帮助退伍兵度过转型阵痛。同事一致反对:“有这闲钱还不如给员工多发点。”

但江波主意已定。他拿出20万元,郑重承诺:退役老兵净身来培训,一分钱也不收。正是退伍季,30名老兵齐刷刷地到来。江波站在队列前,像当班长时一样自然:“不要急着挣钱,先试着让自己值钱。今天的培训,就是让大家变得值钱……”

从手把手地教写简历,到请来专家辅导做职业规划,再到讲解核心竞争力,5天封闭培训后,30人脱颖而出。退伍兵王武强坚持留下来,江波说:“行,想留下来的我给推荐工作。”王武强到现在也没离开,已经是训练营的合伙人。走向社会的也不错,多

另一个战场

■吕高排

数当了老板,干得风生水起。他们来了北京,第一站就到江波的军事训练营报到。

“意志就是生产力”是江波的口头禅,几年下来,江波说能在战友中融入社会,改变生存法则的过程中拉他们一把,让他们意识到军营生活是一笔财富,“我挺骄傲的”。

在绿色军营,所有新兵都要经过3个月的新兵营,这3个月,让一名社会青年变为合格军人。江波希望走出军营的老兵也能有个类似的“转换站”,让其适应社会,开启人生。

四

江波的微信朋友圈,每天发《道德经》,把经典段落分享给朋友。问起缘由,他说,修炼自己永远在路上。

江波的训练营并不大,却始终热衷于公益。对退役老兵好,这是圈内圈外都知道的事情,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他也从不含糊。听说玉树灾区的孩子在北京上学,最想见到救助他们的解放军叔叔,江波找到学校领导:“我能帮孩子们实现这个愿望。”江波确定了培训主题“军魂铸造理想少年”,将灾区小朋友接到训练营,让他们在实现愿望的同时,培养坚强果敢的意志。3天的训练营生活,孩子们了却了心愿,抱着教官哭成泪人,怎么也会舍不得走。

军事训练营为此也掏了不少钱,江波说,掏这个钱,值!

江波做人厚道出了名。军事训练营曾经在国防大学二号院办公8年,附近的居民区生活的大多是退役老军人。有一次,一位老人突发疾病,120来了,但是电梯里放不开担架,老人身体又特别重,医生护士一点招也没有。江波发现了,背起老人就下楼。自此之后,他在训练营成立了一个公益的拥军助老服务站,把印有自己名字、手机和办公室电话的名片送到每一户。谁家有事,打个电话就行。凌晨,一位老人拨了江波的电话,江波急火火地跑去。老人家里电视没信号了,电视刚看了一半,心里搁不下。江波查看一番,把中断的连接线接上,一并把电视调好。还有位老人,家中突然着了火,老两口吓得不行,赶紧打了消防电话。近水楼台,谁知消防员未到,江波和他的战友先来了,帮老人扑灭了火。后来居民区就传开了:江波这伙年轻人,真是热心肠。

对训练营的每一名员工,江波都要求必须有爱心。工作空闲的时候,江波租下两辆大巴车,带着这些老军人去北京近郊游玩。大家分工明确,一人陪一个。外人见了,都是以家是家庭游。

“责任、荣誉、团队”作为军事训练营的营训,渐渐融入每一名员工的血脉。一个爱心满满的团队,形成强大的执行力和凝聚力,健步走向辉煌的明天。

军歌飘过70年

2019,新中国迎来70华诞。

乘着时光之轮回潮奋斗追梦的壮丽航程,总有巨变呈现眼前,总有旋律激荡心间。

一首首军歌,飘过宏阔的岁月长河,嘹亮至今。军歌声声,唱出锐意进取的向往、所向披靡的力量;军歌载梦,印刻无所畏惧的朝气、砥砺前行

的足迹。
本版特别推出《军歌飘过70年》专栏,从每首军歌的诞生到广为传唱的背后,品读军人情怀,礼赞伟大时代。

—编者

在我的少年时代,一个强烈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边防战士。我在画报上看到守卫在边防线上的哨兵,头戴钢盔,手持钢枪,警惕地观察着边境的动静,好庄严、好神圣!

我真的当了兵,军营却在内地,立正、稍息、四面转法、刺杀、投弹、射击、爆破、土工作业……每天操练在训练场上,并不见边境实景是怎么样的。

第一次到祖国边防线上是1975年7月,我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实习期间,跟随在《晋绥日报》时就当记者的老编辑刘甲到中苏、中蒙边界采访,登上一个叫“十八里”的观察哨的塔楼。它高33米,12层,每层9阶裸在外面的钢铁阶梯,曲折旋转到塔楼顶端。哨所7个兵,住上下两层床铺的简易宿舍。墙上日历牌是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西沙哨所”。特别巧,也特别让我深深感动的是这个哨所门前两块小黑板抄了两首诗,一首是《无名哨所》,一首是《唱给祖国的歌》,它们都来自1973年我出版的诗集《北国兵歌》。与我同行的人和哨所的战士们也都为此而颇感兴奋。一问,这是哨兵小邢在书店买了我这本诗集,也是他摘抄到黑板上的。《无名哨所》写的是:“哨位低,哨所小,方圆百里烟云。夜半喜听风雨声,清晨爱看振翅鸟。门前盛开无名花,四周长满无名草,无名花草向太阳,朵朵红来棵棵好!哨位低,又很高!站在这里乐陶陶,万里山川看得清,天外风雷听得明!哨所小,又小不小!它是祖国的铁碉堡。强盗胆敢打这儿来,管教它一个跑不了!咱天天到这来站

萱草花开

■郑学富

文化视界

在我老家的河堤沟渠旁有一种草,在春寒料峭的季节钻出地面,快速地生长,初夏时节盛开橘黄色的花朵,6个花瓣围绕着长长的蕊,呈喇叭状开放,在杂草丛中格外耀眼,散发着幽幽清香。这就是萱草花。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把她比喻成“母亲花”。

《诗经·卫风·伯兮》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朱熹注:“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谖草即萱草,又称“忘忧草”;北堂代表母亲。“北堂幽暗,可以种萱。”儿子从军远征,在北堂旁边种上萱草,母亲见到萱草花,便可缓解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博物志》说:“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唐代诗人孟郊命运坎坷,仕途多蹇,连续两年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望子成龙的母亲对儿子寄予厚望,在孟郊46岁那年,母亲让儿子再次赴京城赶考,以博得一个好前程。当孟郊半夜醒来时,看到母亲还在灯下一针一线为自己缝补明天远行要穿的衣服,泪眼婆娑,悄然起身,借着月光在堂屋的台阶旁栽下几株萱草花。临行前,母亲千叮万嘱咐,依依不舍。孟郊有感而发,吟诵《游子诗》:“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这一次,孟郊不负母命,金榜题名。他欣喜异常,乘马在长安城肆意兜风,咏唱出千古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其酣畅淋漓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古人的确有智慧,以萱草花喻母亲恰如其分。无论土地肥沃还是贫瘠,她都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地生长着。在百

哨,满怀豪情冲云霄,哨所紧贴中南海呀,一轮红日胸中照!”我想一定是这首诗中写的情景正合了战士此时此地的感受,他们才选抄到这里寂静的边陲小哨黑板上的吧?我在倍感荣幸的同时,也陡增了以诗代言为战士抒怀的志向和信念。

1980年我在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文艺科当干事,负责组织专业和业余文艺创作的工作。这年,我带着几位写诗的战友孙旭辉、胡宏伟、柳云、宋曙春、安造计划到中苏、中朝边界线上采访。当我和执勤哨兵一起站在高高的瞭望塔上,看到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升起,那光辉扑到了我们身上,瞬间又倾洒到我们身后祖国广阔的土地上时,立即给我一个闪光的灵感:守卫在祖国东方边境线上的哨兵,是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的人啊!“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样一个主题诗眼,就在东北边防线上战士们每天经历的平凡情景中自然地升华出来了!

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耸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每天当星月亮悄悄地隐没,那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

无论风雪弥漫还是大雨滂沱,朝霞照样升起在我的心窝。就这个时刻,绝不会错,太阳肯定从我的头上走过。

每天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太阳把光热洒给万里山河。我持枪向太阳致以敬礼,请它也带上我的光、我的热!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首诗也就顺利地诞生了。它最先发表在军内报纸上,很快就流传开,被朗诵、被转载,上了当时湖南文艺出版社编印的“新诗日历”,被北京师范大学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接着先后由铁源、土心、陈枫等作曲家谱成不同的曲谱,蒋大为、阎维文、郁钧剑、魏松、任丽颖、朱晓红、王丽达等多位歌唱家在不同的电视节目或MV制作中演唱了这首歌。《我把太阳迎进祖国》在2001年荣获中宣部颁发的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中华百年歌曲”。

最令我感动和自豪的是,许多边防哨所、边防连和边防团把它命名为哨歌、连歌和团歌,在著名的“东方第一哨”和

花园里,她没有牡丹花的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也没有梅花那样傲霜斗雪、万人景仰。然而,她依然亭亭玉立。苏东坡有诗曰:“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一一芳心插。”萱草花是一种奉献之花,在万紫千红的春天,她藏匿不露,不凑热闹,也不争春。待到初夏,她悄然开放,消除世间忧愁,让人快乐。南朝王融有“思君如萱草,一见乃忘忧”的咏唱,唐代白居易有“杜康能散闷,萱草解忘忧”的感叹。秋天来临时,她又将自己晒干,奉献在人们的餐桌上。当人们身患病痛时,她化成良药,医病疗伤。南朝谢惠连有诗曰:“积愤成灾瘕,无萱将如何。”

把祖国比作母亲是最高境界。对祖国的赤子之情,就像儿女对母亲那样忠诚、真挚。西汉名将李陵奉汉武帝之命率领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兵大战于荒漠,血战8天8夜,力竭而降。在此之前苏武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同是天涯沦落人,二人常有往来。后来,苏武回国,而李陵因为娶了单于的女儿为妻不能回归。他置酒为苏武送行,席间,悲喜交集、感慨万千而作《李陵赠苏武别诗》,其中曰:“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三萍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李陵身在异邦,思念亲人,思念祖国,但是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其矛盾、痛苦的心情与与好友生死离别的伤感与谁叙说?但愿得到一枝萱草,以解思念之情。

萱草花又有“宜男花”之称。三国时期的曹植有《宜男花颂》曰:“草号宜男,既晬且贞。其贞伊何?惟乾之嘉。其晬伊何?绿叶丹华。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乐,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物孔臧。福齐太姒,永世克昌。”高度赞扬了萱草花华美灿烂、懿行嘉德。

萱草花又有“宜男花”之称。三国时期的曹植有《宜男花颂》曰:“草号宜男,既晬且贞。其贞伊何?惟乾之嘉。其晬伊何?绿叶丹华。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耽乐,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物孔臧。福齐太姒,永世克昌。”高度赞扬了萱草花华美灿烂、懿行嘉德。